

谁给老八路的墓碑烫了金？

杨金丽 马向峰

在青县，提起张杰的名字，几乎无人不知。他开辟辽东革命根据地、新中国成立后两任青县县委书记，为青县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胜利，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，其感人故事至今仍在当地流传。

今年清明节，家人扫墓时发现，有人为张杰的墓碑烫了金。张杰不是青县人，但他对这片土地充满感情，生前留下遗嘱长眠青县。没有亲戚，也不是家人，到底谁是烫金人？

清明扫墓，发现墓碑烫了金

今年清明节，青县退休干部张建华像往年一样，带领全家三代10多人，来到青县金牛镇小牛庄村娘娘河畔，为父亲张杰、母亲李铭扫墓。

穿过苍松翠柏，走近墓地后，他们惊奇地发现，父母墓碑上的字和碑顶的纹饰全部用金粉描了一遍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金光闪闪。绕到碑后，见背面的碑文也用金粉进行了勾描。

“从描刷的痕迹不难看出，这是近几天完成的。烫金人勾描得非常认真，一笔一画都在凹槽内，一点儿没有滴到外边。烫金人着实下了一番功夫，没有一两个小时是绝对完成不了的，而且可能也不是一人所为。”张建华说。

大家纷纷猜测，到底是谁给墓碑烫了金？张杰夫妇的老家在河北省饶阳县，1944年受组织派遣后来来到青县投身革命，从此和青县结下一生的缘分。但是，除了长子张建华一脉在青县工作生活外，其他子女均在外地。他们家在青县亲戚不多，到底是谁做了这件事？

张建华当即想到了几个人。电话打过去，大家都说没有做，也不知是何人所为。

扫墓回来的路上，全家人感动又感慨。张建华说：“父亲19岁入党，22岁到青县参加革命。青县既是他战斗过的地方，也是他建设过的第二故乡。今年是建党100周年，也是父亲诞辰101周年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人给父亲的墓碑烫了金，我们全家都非常感动。”

寻访烫金人，重温爷爷革命足迹

回来后，张建华一直惦记着这件事。他联系上金牛镇小牛庄村原主任，委托他在附近打听烫金人是谁。但时至今日，仍然没有回音。

张建华又嘱咐儿子平时多留意打听，一定要找到烫金人。

马向峰是张建华的儿子。他觉得，烫金人一定和爷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寻访烫金人最好的办法，是重温爷爷的革命故事。

“1920年7月27日，你的爷爷出生在饶阳南张保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因这年是农历庚申年，于是起名为马庚申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这里不久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。他1939年入党，不久被选为村长。1940年，他进入华北联大学习，毕业后在冀中工作……”

随着父亲的讲述，马向峰更加深入地了解了爷爷的一生。

抗日斗争最严峻的时期，马庚申将名字改为张汉杰，意思是此生只做中华民族好男儿，坚决和日本鬼子斗争到底。1944年，受党组织派遣，他到青县工作，将名字改为张杰。直到第三代，才改回马姓。

当时青县共7个区，主要任务是开辟辽东革命根据地。张杰先后在青县的



烫金后的墓碑碑文。



张杰（右三）和战友们在一起。



张杰、李铭是一对革命伉俪。

六区、三区、二区、五区担任区委书记。此时，张杰已经结婚，妻子李铭与他同村，也是一名共产党员。不久，她追随丈夫，辗转来到青县投身革命。

在六区，他带领武工队发动群众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，使辽东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变成了热火朝天的游击区；在三区，他派员卧底，打入敌人内部，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……

最艰苦的斗争发生在五区。当时，五区区委书记马祥、组织委员王凤亭先后被敌人杀害，斗争形势非常残酷。张杰临危受命，来到五区。他紧紧依靠群众，带领五区人民对敌人展开了地雷战、地道战和高房堡垒战……在津浦铁路线上埋地雷、运河上截敌船、锄奸铲恶，一次次重创敌人。

在青沧战役中，张杰负责后勤保障工作，亲身经历了青县的解放。之后，他担任城厢区委书记兼镇长。1952年11月，张杰任青县县委书记，时年32岁。他带领全县人民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。

长眠革命地，21年后仍活在人们心中

“在青县，爷爷的名字家喻户晓。人们不称呼他的职务，而是直呼张杰同志。你能从大家的语调里听出一份感情。”马向峰说，青县人谈及爷爷，总是说着同样一句话：“张杰是全县人民公认的好书记。”

张杰两任青县县委书记，1956年在河北省委的表彰大会上，青县获红旗一面，张杰获金质奖章一枚。他还曾受到毛泽东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时至今日，人们还能想起张杰做过的那些事情——

南运河横穿青县，运河水资源十分丰富。张杰担任县委书记后，主动开发利用运河，以造福青县人民。在他的倡议和领导下，青县在唐窑、周官屯修建了排灌两用大闸，开挖了配套大渠，在下游修建了许多节制闸，使运东40万亩农田受益，结束了运东老百姓祖祖辈辈喝苦水的历史。

青县历史上从没有种过水稻。张杰利用青县水资源丰富的条件，确定在杨官店搞千亩水稻试验田，以转变农民的种植习惯。秋后，杨官店水稻大丰收，亩

产稻谷超过250公斤。经鉴定，稻米品质胜过小站稻。从此，运东农民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。李家坟是一个30户的小村，仅有洼地400亩，1957年全部种上水稻，当年获得每亩250公斤的好收成。庆丰收大会上，李家坟的农民一致要求改村名，从此，“幸福村”出现在青县大地上。

1962年再次担任青县县委书记时，张杰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青县是我战斗、工作、生活过的地方，虽不是故乡，但胜似故乡。我眷恋着这块土地，我的8个孩子，6个出生在青县，他们认为，青县就是他们的老家。在离开青县的这些年，我人不在青县，却始终牵挂着青县，青县人民没有忘记我，我也从来没有忘记青县人民。这里有我熟悉的农村、同志、乡亲，也有我死去的战友。”

1970年，张杰参与沧州炼油厂的筹建工作，1984年离休。离休后，他继续发挥余热，是青县编写党史、为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，还常常帮着认识、不认识的人解决实际困难。

2000年，张杰去世。噩耗传来，青县的干部群众自发赶来，送他们的好书记最后一程。谭斌屯一位农民用诗句表达痛悼之情：“青县父母官，百姓不会忘。群众心有秤，分量忒准当。首屈是何人？名他姓张。青县恋张杰，张杰念梓桑。”

生前，他不止一次地说过：“不能生在青县，但愿长眠这里。百年后把我的骨灰埋葬在青县，我要和青县人民永远在一起。”

世事沧桑。张杰去世已经21年了。看着这烫了金的碑文，马向峰一次次心潮澎湃：“爷爷，这么久了，青县人民还牵挂着您！”

除了金牛镇，马向峰还到爷爷战斗过的马厂、流河一带打听。在大邵庄村，一位老人听说他是张杰的孙子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不知道张杰葬在青县呀！明年清明，我一定去墓地看看！”

马向峰说，开始以为，沿着爷爷的足迹，可能会发现烫金人的蛛丝马迹。但是，越是走进爷爷的故事，越是觉得，除非烫金人自己出现，否则，寻访会很难。讲出这个故事，他想借助报纸找到这位给爷爷墓碑默默烫金的好人，代表全家当面向他致谢。

烫金的是碑文 铭记的是精神

“赤胆报国一身正气垂千古，忠心为民两袖清风荡乾坤。”

这是张建华当年为父母墓碑写的碑文。今年清明，被人描了金粉后，字迹更显苍劲，熠熠生辉。

随着采访的深入，我们越来越深地感受到，烫金人烫的是碑文，铭记的则是共产党员的精神和信念。

在人们的追述下，张杰，这个活跃在冀中平原上的八路军战士，这个与敌人斗智斗勇英勇顽强的区委书记，这个一心为民、公正耿直的县委书记，形象更为逼真了。

张建华说，出生前后，他跟随母亲三次历险，每一次都与死神擦肩而过。其中一次，发生在1946年秋的一个傍晚，他尚在襁褓中。母亲抱着他从运东开辟根据地赶回运西。同行的五区组织委员王凤亭去了盖宿铺，母亲抱着他到了大邵庄。刚进村，就听见一阵激烈的枪声。不久传来噩耗，王凤亭被敌人伏击壮烈牺牲。

在王凤亭牺牲前不久，五区区委书记马祥也刚刚牺牲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张杰迎难而上，接任五区区委书记后，他带领人民开展了地雷战、地道战、高房堡垒战，有力地打击了敌人，迎来了胜利的曙光。

天津作家刘怀章曾担任张杰的秘书。在他的记忆中，县委书记张杰没有星期天，家务事也管得很少。为了青县的振兴和发展，他日夜忙碌。他很少坐办公室，经常下乡，全县300多个村庄，他几乎都到过，对全县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。那个年代没有汽车，都是骑自行车下乡，住在村子里。村里的百姓一听说张杰来了，就三三两两赶来看他，像是久别重逢的战友格外亲切，他们谈村情、话农桑、拉家常，十分融洽。后来刘怀章提出上大学深造的申请，别的领导不愿放，张杰大笔一挥：“上大学是好事，我支持！”秘书刘怀章才成了后来的作家刘怀章。

面对暗指挥和浮夸风，张杰敢于坚持真理、实事求是。面对坎坷政治、多舛命运，他抱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，一路走来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始终忠诚于党。他可以在离休之后，帮助冶炼33名职工家属到石家庄找省长解决“农转非”问题，却在担任冶炼党委书记时，断然拒绝了亲妹妹给复员外甥一个招工指标的请求。

他一生节俭，唯一的嗜好是喝茶，茶叶是当时几毛钱一袋的茶末。他常说：“安贫者能成事，咬得菜根百事可做。”儿女们记得，父亲对吃只提过一次要求。在一个没有白萝卜的季节，他想吃刚腌过几天的大白萝卜。当时还没有错季菜，也就没能满足老人这一心愿。至今想来，仍然是他们心头的痛。

儿女们对父亲的记忆，永远是暖色的。他们说，父亲很忙，常常见不到他。但只要在家，他永远是温暖的父亲。在少有的闲暇中，父亲会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；会帮孩子们包好课本的书包；会让出车、马、炮，和儿子交兵于楚河汉界；会任由小儿子骑在肩头纵横驰骋……

随着家人的讲述，共产党员张杰，带着温暖质朴的人格底色，向我们走来。

采访后记

程克新：参与修建坦赞铁路

齐斐斐 孙铭悦



近日，贵南高铁澄江双线特大桥的连续梁完工。这是目前我国西南部地区最大跨度的连续梁。看着天堑合围，飞鸿跨越山水，家住运河区美林艺墅小区的程克新老人思绪万千。近半个世纪前，他远赴非洲，参与东非交通大动脉坦赞铁路的建设。翻开相册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他的青春岁月。那是一段艰苦卓绝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
妻子怀着女儿，他远赴非洲

78岁高龄的程克新乐观豁达，性格爽朗。1944年，他出生在沧州市区一个普通家庭，父母早逝。作为家中老大，他打工干活，拼命养家。1962年，国家铁路部门招工。18岁的程克新来到陕甘宁，修建铁路。由于工作突出，不怕苦累，3个月就转正了。

1964年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相继独立，赞比亚作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三大铜矿产地，需要一条通往坦桑尼亚出海口的交通命脉。坦赞铁路1970年10月26日正式开工，1976年10月全面建成并试运营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政府提供了9.88亿元无息贷款，并先后派出技术人员超5万人次参与建设，发送各类建设物资100多万吨。

坦赞铁路项目启动后，急需一支专业的施工队伍支援。当时国家铁道部在各个工程线上挑选精兵强将组成援非队伍，赶赴非洲。程克新就在入选之列。当时，妻子怀第三个孩子。面对国家任务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非洲之行。

与动物共舞，难忘姆马沼泽路段

1971年9月13日，经过半个月的海上漂流，程克新和工友们抵达了赞比亚。

程克新的工作地点在坦桑尼亚，这里到处是原始森林和高山沼泽，没有自己语言的文字，沟通起来相当困难。这里盛产铜和黄金钻石，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。程克新有带领军队的经验，他和师傅宋福元负责开山、建采石场，运送修建铁路所需要的石头和铁轨等。

老人介绍说，支援非洲，中国是带着整个家当前去的，只要是带轮的，大到火车头，小到擀面杖，都是从海上长途跋涉运过去的，他们车队也是清一色的“大解放”。当时采石场有中国管理者13人，在当地组织工人1000余人，从事开山采石工作。

高温、蚊虫叮咬、伐木开路，恶劣的环境磨练着他们，他们见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，艰难地行进。修建姆马段的时候，艰辛更是难以想象：施工的地方多是沼泽，齐腰深的水不是水，是烂泥，积了不知道多少年，机械开不进去，只能人站进去一点点把泥挖出来。程克新从回忆中似乎还能闻到那股烂泥的腥臭味。他说：“头上烈日晒，脚下石头烤，两脚硬得站不住了，工人们就往靴子里灌凉水，靴子泡肿了，活儿还在坚持干。饭不能按点送达，只能想办法保障供应。”

铁路修到野生动物最多的地方，动物们总来添乱。狮子会在公路边上遛弯儿，踩在材料上吓唬你；半夜睡觉时，大象会用鼻子偷走你的蚊帐，让第二天睡醒的工人们身上都是小蛇；长颈鹿把长长的脖子伸到铁栅栏里，偷吃大家种的白菜。

“你看到过100多米高的大树吗？在非洲很常见。”老人说，修路中，一棵100多米高的古树挡在了铁路面前，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在指挥伐树的过程中，被毒蜂蜇后中毒身亡。

3年后回国，传承“坦赞铁路精神”

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，程克新和同事们修建坦赞铁路的决心从未动摇过，他们把“不可能”变成了“可能”。

1976年7月14日，坦赞铁路全线正式通车，标志着新中国最大对外援助项目全面完成。用当年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话说，这条铁路的建成“等于爆炸了一颗‘原子弹’”。如果俯瞰整条铁路，你就会看见这条长长的铁路线穿过了坦赞部分高山、峡谷、湍急的河流、茂密的原始森林、渺无人烟的野外荒区……

1973年，程克新回国。1980年，在市交通局运输队工作直至退休。他一生教育3个女儿要埋头苦干，为国家多作贡献。如今，程克新儿孙绕膝，晚年生活幸福。

说起往事，老人依然激情满怀。他说：“这条被誉为‘非洲自由之路’的铁路联结起中非之间的真挚友谊，是中非人民友谊史上的不朽丰碑。今天仍有大批‘80后’‘90后’奋战在非洲大地上，传承着‘坦赞铁路精神’。”

四代同唱红歌 献礼建党百年

本报记者 刘杰 杨金丽

日前，从市区的一家饭店里，传出阵阵歌声。这是运河区马厂义家庭为庆祝建党百年举办的红歌演唱会。全家四代36人演唱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等红色经典歌曲，从中追忆传统、传承精神，感受激情、汲取力量。

什么是“四个自信”“四个意识”，什么是“红船精神”“党的三大优良传统”……这次演唱会在政治学习中拉开帷幕，并以现场问答的形式巩固学习成果。“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坚持学习。”马厂义的大儿子马永华说，父亲虽然已经离开了一年了，但他的精神一直都是全家人前行的灯塔。

“这些歌都很熟，我们天天唱。”马厂义的老伴李洪芹唱起《党啊亲爱的妈妈》时，深情依旧，小辈们听了眼圈红红的，“现在日子越来越好，党的恩情永不忘。”唱红歌是这个四世同堂大家庭共同的集体记忆，家庭聚

餐、过生日时，全家人都要唱红歌。马永华说，全家中现在年龄最小的孩子只有三岁半，教孩子唱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时没费多大劲，因为这孩子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。15岁的马乾理是第四代中年龄最大的，他带着弟弟妹妹合唱了一首《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》，熟悉的曲调、滚动的旋律让马乾理激动不已：“能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很光荣。”

马氏兄弟小合唱《强军战歌》、女生小合唱《走进新时代》、女生独唱《我爱你中国》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，清脆嘹亮的歌声赢得阵阵掌声。演唱会持续了两个小时，最后在大合唱《我的祖国》中落下帷幕。现场还有亲友团、沧州市老年艺术团合唱团来助力。“接下来，我们会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把唱红歌的传统一直延续下去，让后代时时不忘党的恩情。”马永华说。

